

消费的闲暇时间 约束模型与假日经济现象

张旭昆 徐俊

摘要: 本文将闲暇视为一种重要的消费资源,通过建立一个闲暇时间约束模型,以此来分析闲暇时间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并说明“假日经济”现象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 闲暇时间 耗时性消费 省时性消费

一、引言

我国在1994年2月颁布了《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职工的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改为44小时;到了1995年5月又改为40小时。直至1999年末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后,全年包括双休日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天数达114天,几近全年天数的1/3。

继1999年国庆节七日假期掀起的一轮消费热潮后,2000、200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的七日常假又掀起更火爆的消费热浪。

由此,“假日经济”的说法随之出笼,许多人都看到闲暇时间的增多对促进消费的作用。而此前关于闲暇的文章大多是从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对闲暇作为一种消费资源的经济学含义少有论述。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对闲暇的作用予以及时、有效地分析。本文拟从闲暇作为一种消费资源及其对消费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来分析闲暇对消费的作用。

二、对闲暇的定义

关于闲暇的定义,各有说法,并无定论,但多数文章更着重其在社会学上的含义。

如杜马泽德(J. Dumuzdier, 1962)所下的定义是:“所谓闲暇,就是当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社会所赋予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为了休息,为了散心,或者为了培养并无利害关系的知识和能力,自发地投身社会,发挥自由的创造力而完全随意进行的活动的总体。”

又有研究者(J. A. Pamore, 1983)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对闲暇进行界定:(1)闲暇作为时间,是当工作约束、睡眠及其他基本需求被满足时个人可以自由利用的时间。(2)作为一种活动,是人们除了常规从事的事务以外的时段中的任何一种排遣活动,也即是娱乐活动。(3)作为一种心态,即任何使个人觉得愉悦自在的活动或经历。

其他专门将闲暇作为一种时间概念的定义有:

(1)“可以将闲暇时间定义为解决生存问题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剩余时间。”(王云川, 1995)

(2)“具体地说,闲暇时间是指人们的全部生活时间减去必需的生存时间(吃饭、休息等)和必需的工作时间(上班、家

务等)之后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赵明晖, 1998)

(3)“所谓闲暇,就是指个人没有必须做的事情因而最感自由和最能表现个性特点的时间。”(张国珍, 1991)

(4)“人们在劳动时间之外,除去满足生理需要和家庭劳动等生活必要时间支出后,剩余下的为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

以上的定义基本上都涉及闲暇的社会学涵义,并且更多地着重于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的活动的概念。这样的定义有利于社会学的阐述,但用于经济学分析则不方便。比如吃饭、休息等对于个人的时间安排并无绝对限制,而且它们也可以作为一种在闲暇时间里的消费行为。

本文将闲暇唯一地定义为一个时间概念,并认为闲暇就是与劳动相对立的一个时间范畴,除了劳动时间以外的所有时间都是闲暇。因此,几乎所有的消费都在闲暇时间里进行。那么,如何来区分这些消费行为?为此提出耗时性消费和省时性消费的概念。所谓耗时和省时是根据消费时间的长短而区别之,比如外出旅游是耗时性消费,吃快餐是省时性消费等。相对应地,可以有耗时性消费品和省时性消费品的概念。

本文更认为,所有消费品都有一个消费耗时或省时的“时间价格”,于是闲暇时间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资源就具有了类似货币的功能,它可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起到约束作用,而消费者就有必要在闲暇时间的约束下去追求满足最大化。

三、对购买耗时性商品和省时性商品的闲暇时间约束模型

正如在前文所提及,可以将消费区分为耗时性消费和省时性消费。为了更清楚地证明闲暇时间的变化对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在此建立一个耗时性消费和省时性消费的闲暇时间约束模型。

(一) 闲暇时间约束线的提出

假定,消费(C)是消费者货币收入(Y)、商品货币价格(P)、商品的时间消耗(h)、闲暇时间(T)的函数,即:

$$C = F(Y, P, T, h)$$

为使分析简化,作如下假定:

即期和预期的货币收入均不变,并且此收入是已经足

以维持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以上的收入(以避免分析时遇到某些低收入者反而有更多闲暇时间的情况)。

即期和预期的商品货币价格均不变。

则关于消费的函数变为:

$$C = f(T, h)$$

以下的闲暇时间约束模型即是在以上两个既定条件下,用以表示消费者通过对其全部闲暇时间的分配所能购买到的耗时性商品和省时性商品的不同数量的组合。

假定消费者每天的劳动时间为 8h, 必需的睡眠时间为 8h, 则其每天的闲暇时间为 $24 - 8 - 8 = 8h$ 。

现有耗时性商品 M 和省时性商品 N; 每消费一个单位的 M 需 4h, 而每消费一个单位 N 需 2h (4h 和 2h 就是商品 M 和 N 的时间消耗)。这样, 若全部闲暇都用来消费 M 可得 2 单位, 都用来消费 N 可得 4 单位。由此作出的闲暇时间约束线如图 1 中的 AB 线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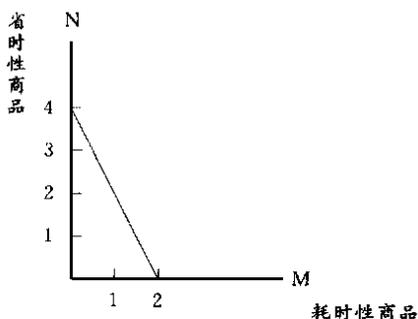


图 1

若以 T 表示消费者拥有的既定闲暇时间, h_m 和 h_n 分别表示商品 M 和 N 的时间消耗, 则时间约束线 AB 的方程可表示为:

$$T = h_m M + h_n N$$

该式表示, 全部闲暇时间 T 等于其用以消费商品 M 和 N 的时间之和。

上式也可改写成:

$$N = -\frac{h_m}{h_n}M + \frac{T}{h_n}$$

其中 $-\frac{h_m}{h_n}$ 是约束线 AB 的斜率, $\frac{T}{h_n}$ 是在纵轴的截距, 即将全部闲暇时间用以消费商品 N 的数量。

(二) 闲暇时间约束线的变动

与收入约束线类似, 既然时间约束线表示在一定闲暇时间 T 的限制下, 当两种商品的时间价格 h_m 和 h_n 为已知时, 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两种商品的各种组合; 那么, 当 T 或 h_m 、 h_n 发生变化时, 就会引起 AB 的变动。其变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当 h_m 、 h_n 不变, 而 T 发生变化, 则这时线段 AB 的位置会发生平移。这是因为, 由于 h_m 、 h_n 不变, 使约束线斜率

$-\frac{h_m}{h_n}$ 不变; 于是, T 的变化只能引起截距 $\frac{T}{h_m}$ 和 $\frac{T}{h_n}$ 同方向同比例变化。

如图 2 所示: 原有的约束线 A_0B_0 , 在 T 增加时, A_0B_0 向右平移至 A_1B_1 , 它表示消费者的全部闲暇时间用来消费商品 M 或 N 的数量都因 T 的增加而增加了。若 T 减少, 则 A_0B_0 向左平移至 A_2B_2 , 它表示消费者的全部闲暇时间用来消费 M 或 N 的数量都因 T 的减少而减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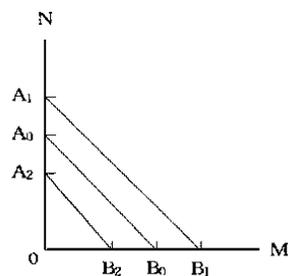


图 2

(2) 闲暇时间 T 不变, 时间消耗 h_m 、 h_n 发生变化。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

h_m 、 h_n 同比例同方向变化。这时 AB 的位置也是发生平移。因为 h_m 、 h_n 同比例同方向变化并不影响 AB 的斜率, 而只能引起截距 $\frac{T}{h_m}$ 和 $\frac{T}{h_n}$ 同方向同比例的变化。AB 的变动与图 2 一致, 不再另作图说明。

h_m 和 h_n 其中之一发生变化。这时, 不仅 AB 斜率会变化, 而且其截距也会变化。如图 3, 假定是 M 的时间消耗 h_m 下降了 (如原来消费一单位需商品 4h, 现在只需 3h), 则 A_0B_0 移至 A_1B_1 , 表示若消费者将全部闲暇时间用来消费 M 的数量由于 h_m 的下降而增加, 但用以消费 N 的数量并未受影响。反之, 若 M 的时间消耗 h_m 提高, 则 A_0B_0 移至 A_2B_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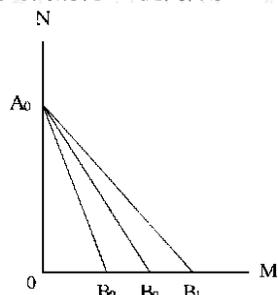


图 3

类似地, 如图 4, 商品 N 的时间消耗 h_n 的下降与上升, 分别使 A_0B_0 移至 A_1B_1 或 A_2B_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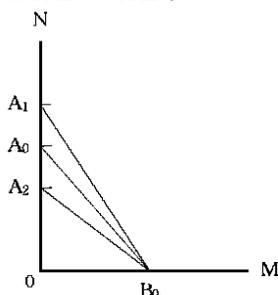


图 4

(3) T 和 h_m 、 h_n 都同比例同方向变化。这时 AB 不发生移动。因为此时 AB 的斜率、截距均不会发生变化, 即全部闲暇时间用以消费 M 或 N 的数量保持不变 (图略)。

(三) 闲暇时间对耗时性商品和省时性商品的均衡配置

约束线 AB 上的任何一点都是关于在既定闲暇时间和既定时间消耗时的 M 和 N 的可能性组合。那么, 到底应选择 AB 上的哪一点才能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水平呢? 根据序数效用论可以得出, 既定的闲暇时间约束线与消费者在坐标平面的一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 就是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水平

平均的均衡点。如图 5 所示, AB 与无差异曲线 I 的切点 E 即为均衡点, 其均衡条件是: M 与 N 的边际替代率 $RCS_{mn} = \frac{h_m}{h_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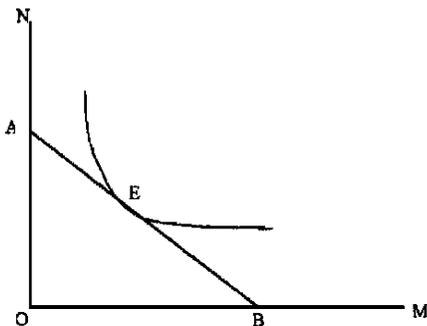


图 5

以上是对一条未发生变动的闲暇时间约束线的均衡点的求解, 但更重要的是, 当闲暇时间发生变化, 即 AB 的位置发生变动时, 均衡点 E 会如何变化? 即 M 与 N 的配置关系会如何?

按照前面归纳的时间约束线变动的两种典型情况, 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1) 当 T 变化, 而 h_m 、 h_n 不变, 约束线发生平移。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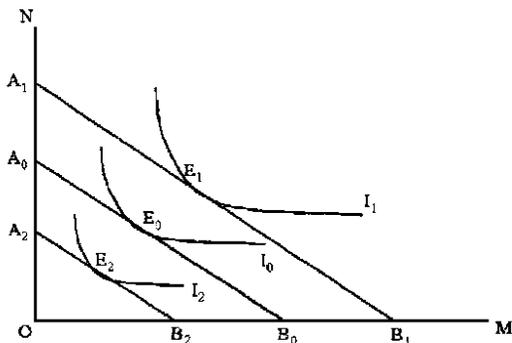


图 6

当闲暇时间增加, 使原有时间约束线 A_0B_0 向右移至 A_1B_1 , A_1B_1 与一条比 I_0 更高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 I_1 相切, 从而均衡点由 E_0 移至 E_1 。由于效用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可能会同时增加对 M、N 消费的时间支出。但增加多少以及对 M、N 消费的增加量孰多孰少, 则不能确定。

假定在面临既定的闲暇时间约束线时, 耗时性商品的消费其被满足程度总是小于省时性商品的消费。那么, 当 A_0B_0 增加至 A_1B_1 时, 对 M 的时间支出比对 N 的时间支出会更迫切, 或者说对 M 消费的增加量会大于对 N 消费的增加量。

而对于省时性商品 N, 可以根据 N 的属性分别讨论:

若 N 是正常物品, 则当实际闲暇时间增加时, 也会增加对 N 的消费。

若 N 是低档物品, 则由于闲暇时间增加的闲暇效应为负, 因此购买 N 的增加量将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而减少。

若 N 更进一步地具有吉芬物品的性质则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 消费 N 的绝对量也会减少。

当闲暇时间减少, 则 A_0B_0 平移至 A_2B_2 , 分析略。

(2) T 不变, 时间消耗 h_m 或 h_n 之一发生变化。

假定耗时性商品 M 的时间消耗 h_m 下降, 而 h_n 不变, 则约束线 AB 发生如图 3 的变化。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 耗时性商品一般不会是低档物品, 因而其不会有负的时间收入效应。其均衡点变动情况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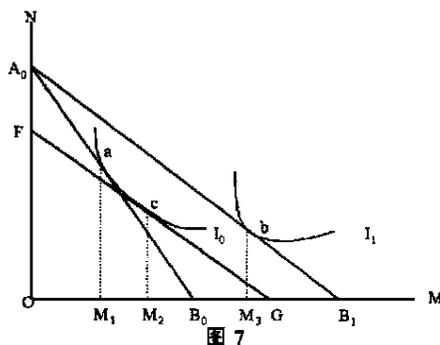


图 7

在 h_m 变化之前, 时间约束线为 A_0B_0 , 它与无差异曲线 I_0 切于点 a, 点 a 是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在点 a 上, 相应的 M 的需求量为 OM_0 。当由于 h_m 下降使 A_0B_0 移至 A_1B_1 时, 可以用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分析来确定均衡点的位置变动。线段 FG 与 A_1B_1 平行, 并与 I_0 相切于 c 点。由于 h_m 下降造成均衡点 a 向点 c 的向下滑动, 相应地 M 需求量变为 OM_2 , 这就是时间消耗下降带来的替代效应。FG 并未考虑由于 h_m 下降引起的实际闲暇时间的增加, 因此, 把 FG 回复到 A_0B_0 。这时, 均衡点 c 运动至点 b, 对 M 的需求量增至 OM_3 。从 M_2 到 M_3 的变化, 反映了 h_m 下降的闲暇效应。

对 h_m 上升的情况分析从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 由于耗时性商品时间消耗的下, 消费者会大量增加对耗时性商品的时间支出。这时, 若替代效应强于闲暇效应, 消费者将减少对省时性商品的时间支出, 反之则反是。

(四) 同时考虑闲暇时间约束和收入约束的模型

建立一个关于消费的双约束模型为:

$$C = A \cdot (Y - a)^\alpha (T - b)^\beta (0 < \alpha < 1, 0 < \beta < 1)$$

其中 C、Y、T 分别指消费水平、收入水平、闲暇时间; A、a、b、 α 、 β 均为常数; 又设 a 代表一个最低限收入水平 (收入小于 a 时不能存活), 设 b 代表一个最低限闲暇时间 (小于 b 时将不能生存); α 、 β 分别表示 Y、T 各自对 C 的相对重要性。

当 Y 很低, 且 $Y < a$ 时, 闲暇时间 T 失去其作为一种资源的意义, 此时 T 越多, 时间资源的空耗反而越大。这时, T 成为一种隐性约束, Y 则成为显性约束, 消费 C 唯一地决定于低水平的收入 Y, 有:

$$C = f_1(Y)$$

当 T 很小, 且 $T < b$ 时, 耗时性消费难以进行, 而只能进行省时性消费, 因此收入 Y 的作用被削弱。这时, Y 成为隐性约束, 而 T 成为显性约束, 消费 C 唯一地决定于 T:

$$C = f_1(T)$$

只有当 $Y \gg a$ 且 $T \gg b$ 时, 即当既有钱又有闲的时候, 收入和闲暇时间各自对消费的重要性才会被凸显出来, 居民的消费才会被通畅地释放出来, 这时 C 可直接表示为:

$$C = A Y^\alpha T^\beta$$

等式两边取对数后变为:

$$\ln C = A + \alpha \ln Y + \beta \ln T$$

可以对其进行计量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当消费同时受到收入和闲暇约束时,实际出现的消费组合可能偏离只考虑收入约束时的最优组合。

上述分析表明,闲暇时间的增多何以能刺激消费,当闲暇时间成为显性约束时,闲暇的增加便可能在收入既定时刺激消费。当然,若闲暇时间是隐性约束,则它的增加将不会刺激消费。假日经济之所以刺激消费,可由此解释,即闲暇已成为显性约束,使实际的消费组合偏离了既定收入下既定价格下的最优组合,即旅游这种耗时性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大于其他消费活动。故闲暇时间一旦增加,许多人便首选旅游。

四、闲暇时间的增加对我国消费结构演变的影响

消费结构是人们在生活中所消费的各类消费品和劳务的比例关系,即各种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通过对消费结构演变分析,可以认识消费者对需求的层次性变化规律,预示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从而可以合理调整产品结构,达到刺激经济增长之目的。

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 502 位居民的调查,有 83.1% 的居民明确表示,节假日期间会比平时花更多的钱。而在关于节假日期间的消费活动安排一项,50% 的人表示考虑外出旅游,33.1% 的人想参加文化娱乐活动,25.5% 的人人会宴请亲朋,23.5% 的人人会去增加日常采购,6.6% 的人人会购买大件商品。

旅游、文化娱乐活动等是可以归入耗时性商品一类的,因此,在这个数据案例中,很好地说明了当闲暇时间增加时,人们会偏向于增加对耗时性商品的支出。

五、闲暇时间与“假日经济”

在各种节日假期期间,全国零售、餐饮、旅店、铁路、民航、公路客运、出租车、公交、娱乐、旅游等行业的日营业额都成倍增长。以北京为例,1999 年国庆假期,东安市场和西单图书大厦日销售额分别达到 300 万元和 65 万元,是平时的 2 倍;而北京西苑饭店更是餐厅爆满,只得临时把会议室改为宴会厅。2000 年“五一”假期的情况比之前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北京为例,节日期间,有 150 万人次进京旅游,有 130 万人次外出旅游。另据国家旅游局初步统计,2000 年 5 月 1 日至 6 日,全国居民外出旅游达 4 600 万人次,旅游花费 181 亿元人民币,分别比 1999 年国庆节假期高出 15% 和 27%。据此,有了发展“假日经济”一说。

居民边际储蓄倾向的上升,使得银行年末储蓄余额几达 6 万亿元(杨智元,2000)。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居民已经具备了充足的购买力。可是为什么不断地(前后七次)以降息来逼,信贷来引,甚至用行政手段来阻止所谓的“乱降价”,而消费就是启动不起来?而在几次节假日的长假期间,消费为何就骤然升温?居民购买力比之往常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得以释放?

显然,闲暇时间增加的作用不可低估。它为消费,尤其是耗时性消费创造了足够的消费时间支出,使平常受时间限制而难以实现的消费有了实现的条件。这时,即便不对消费进行诱导,启动,消费也会自发、自觉地活跃起来。比之平日里

的“冷场”现象,自然就显得火爆异常。

“假日经济”现象实是因闲暇时间充分集中而引致的消费热潮,这可以用图 8 予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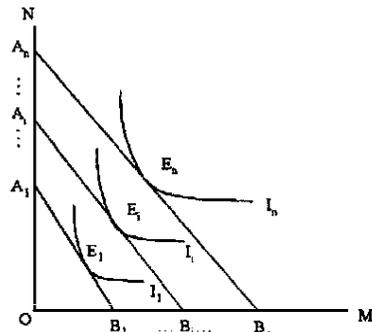


图 8

在既定收入下,线段 A_1B_1 是闲暇时间 T_1 未曾变化时的约束线,此时 T_1 对商品 M 、 N 的时间支出均衡点为 E_1 。当 T_1 逐渐增加至一个理想中足够大的数值 T_n 时, A_1B_1 不断上推平移至 A_nB_n ,此时的均衡点为 E_n 。无差异曲线 I_n 比之在 I_1 时的效用有了极大的提升。“假日经济”的热潮正是由于闲暇时间约束线 A_1B_1 不断上推至 A_nB_n 的效应所引起。

但是,如果把全年的闲暇时间平均分摊,而不使出现闲暇时间的集中,那么就很可能难以形成“假日经济”的现象。因此,“假日经济”作为一种短期经济行为,可以作为企业的商机,可以作为经济停滞时期的调味剂或推进剂,但难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企业或国家所应长期着眼的还应该是消费的整体,是居民的长期消费。

注释:

- 《中华工商时报》,2000-05-08。
- 《经济学消息报》,2000-02-04。
- 《经济生活报》,2000-05-09。

参考文献:

1. 风笑天、赵延东:《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闲暇生活质量——对武汉市 1 008 户居民家庭的调查分析》,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5)。
2. 张捷等:《试论城市闲暇业及其持续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2)。
3. 王云川:《论闲暇时间及其价值》,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1)。
4. 赵明晖:《关于居民闲暇消费合理化发展的思考》,载《消费经济》,1998(1)。
5. 方卫平:《闲暇的特点、意义与质量分析》,载《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6(1)。
6. 赵卫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演变及影响》,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7)。
7. 袁志刚、宋铮:《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1999(11)。
8. 赵瑞政:《消费水平与闲暇生活》,载《学术交流》,1994(6)。
9. 苏刚:《追踪消费——从“假日经济”看释放居民购买力》,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02-04。
10.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分析》,1999-04-18。
11. 杨智元:《关于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思考》,载《经济纵横》,2000(3)。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杭州 310028)
(责任编辑:一夫)